

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⑥

李春鸣

## 开拓东南亚华侨进步教育事业

唐志昌



20世纪上半叶，以华侨教育家李春鸣为代表的一群华侨知识分子，在印尼雅加达创办中华中学（简称华中）。这所学校曾经享誉整个东南亚，被誉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李春鸣，生于1894年，名震震，号村民，江苏南通西亭镇人。191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1919年，经教育界名人黄炎培推荐，李春鸣由著名侨领陈嘉庚招聘赴南洋协助开办华学校，之后又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担任华侨学校育训主任、教学主任、校长等职。

东南亚早期华校长期存在八股式教学和殖民化教育的体制弊病。1939年，李春鸣因不满华校“董教合约”等不平等条款，联合张国基等3名有志华侨教育的教师，在印尼雅加达独立创办华侨学校——中华中学，李春鸣亲任校长。

为了创办这所新型华文学校，他们不畏艰难，白手起家。有“书法家”之称的李春鸣，通过为当地商号题字来募集办学经费，并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捐款和建校劳动，同时依靠当地华侨实业家的支持，在雅加达终于办起华侨自己的华学校。经过不断建设，华中发展成为集中学、师范、幼儿园为一体，各类教育设施完善的华侨学校，鼎盛时期在校生人数达5000之多，被当年来视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东南亚最具规模的华侨中学。

在学校教育实施中，李春鸣完全摒弃当地华校传统守旧的教育方式，制定“品德为修、科学是攻”的教育方针，确立“公俭勤朴”为华中校训，亲自撰写校歌，营造校园文化，坚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开创了东南亚华侨进步教育事业先河。

在李春鸣任校长的27年间，华中为当地和东南亚社会培养数万华侨子弟，很多学子成长为实业家、银行家和学者型人才。在中华文化的强烈熏陶下，一代代华中学子日后成为强大的爱国力量。新中国诞生后，有数千华中学生告别父母，回到祖国怀抱，参加新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在文化、科技、医学等领域作出贡献。

1954年，李春鸣率领印尼华侨观光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对其一生清贫，致力于华侨进步教育事业的爱国、开拓之举给予高度评价。1955年，中国侨务代表团在参加印尼“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中国使馆再次设宴款待李春鸣及其华中学生代表，赞扬华中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多年之后，华中虽然不复存在，但李春鸣开创的华侨进步教育事业，在东南亚华文教育史上留下深远影响。

(南通华侨博物馆供稿)

新加坡南洋国际俱乐部主席孙侠——

## 为中新科技交流搭建桥梁

本报记者 高乔

##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②

从参与开发陕北油田到赴新加坡求学，再到管理阿根廷油田；从石油工程师到石油开采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再到高新科技领域创业者，南洋国际俱乐部主席孙侠的足迹遍及全球多国，身份也经历了多重转变。

2004年，孙侠走出国门，赴新加坡留学，由此开启了十余年的中国、海外“两头跑”的生活。她亲身感受中国与海外联系日渐紧密、合作日渐深化的过程，也经历中国产业转型的时代浪潮。“中国发展的趋势，就是我努力的方向。”这是她对自己事业发展的最好总结。以下是她的自述。

## 走出国门开拓眼界

2004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我决定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读工商管理硕士，由此开启了我的“出海”人生。

2004年前，我是一个石油工程师，也是油田开采企业的管理者。从15岁考上东北石油大学油藏工程专业，到之后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担任石油开采工程师，再到任职宁夏伊斯坦石油开发公司总经理、创办北京东油科贸有限公司，我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石油人”。在石油行业摸爬滚打十余年后，我对事业发展有了新的规划——走出国门，培养世界眼光。带着这样的信念，我选择前往新加坡深造。

在南洋理工大学就读硕士的2年里，我每年赴新加坡3到4次，每次持续学习1个月。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两头跑”的生活模式，成了我此后生活的常态。

在新加坡求学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东西方经贸、科技、文化在新加坡的交流融合，也通过与来自不同领域老师同学的交流，拓展了国际视野，积累了人脉网络。2005年，受读书的启发和激励，我投资了一块油田，在石油开发领域继续深耕。一年后，我毕业回国，这次投资的回报让我再次达到事业发展的小高峰。

新加坡求学的经历，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也增强了我探索国际市场的信心。2009年，我再次“出海”，前往阿根廷，担任一家中国油田开发企业的总经理。这家公司是阿根廷第一家从事油田开发的中国企业。当我们的团队在阿根廷打出第一口自喷井时，我在井场与各国同事一起热烈欢呼，激动不已。在这个地球上离中国最远的国



孙侠主持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加坡先进技术对接会。

受访者供图

度，我再次燃起与祖国命运与共的强烈感受，无论距离祖国多远，祖国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

## 发现科技创新增长点

在事业越来越兴旺的同时，我的健康状况突然亮起了红灯。2010年以后，受身体状况的影响，我一年中比较多的时间都在新加坡度过，与此同时，我开始在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寻找新的创业方向。

近年来，中国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步伐。新加坡一直是东西方交流融合的平台，新加坡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高新技术人才，南洋理工大学等新加坡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医疗科技等方面有许多先进技术。作为华侨，我有能力也有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资源，为中国与新加坡经贸科技交流搭建桥梁。源于这样的想法，寻找科技创新领域的增长点，搭建中国与新加坡科技交流平台，成为我的创业方向。

近年来，我参与引进的科技创新项目逐渐在国内落地，广西南洋科技创新中心成立，创新中心包含创业孵化器、产业园等配套设施；与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的石墨烯超级电容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能源管理项目进入实验测试阶段，机器人按摩及辅助康复治疗项目正在逐步推广。帮助新加坡的先进技术在海外进行产业化、市场化，成为我如今的主要工作之一。

2020年12月，新加坡智能医养健康中心在广西贺州开工建设。健康中心引进新加坡人工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监测技术，将健康管理技术植入家居环境，住户在家的健康数据可以与当地医院和远程医疗机构联通，医生可以远程了解客户的健康情

况，使预防和治疗疾病更加方便及时。如今，健康中心已设有展示中心和客户体验示范区，更多先进的健康管理技术将陆续在健康中心应用。

## 牵起中新友谊之线

如今，我每年大约有1/3的时间经营企业，1/3的时间进行学习和创作，1/3的时间进行社会公益活动。

工作之余，我热衷于搭建华侨人间交流沟通的平台，在社团工作中发光发热。2014年，我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会理事会执委兼北京校友会会长，充分利用各领域校友资源，为中新经贸科技交流助力。2016年，我发起成立南洋国际俱乐部，每年邀请俱乐部会员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和发展机遇，促进民间科技文化交流。2022年1月，我组织筹备了由南洋理工大学北京校友会发起、南洋国际俱乐部协办的“点亮心灯”教育公益计划。无论是融入新加坡当地社会，还是服务家乡北京的公益事业，都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充满力量。

最近，我常在广西侨乡走走看看，了解广西华侨发展历史和现状。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广西三地，但新加坡民众对广西的了解相对较少。攻读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期间，我以广西侨乡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希望为新加坡了解中国广西侨乡牵起一条友谊之线。

2021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步伐。作为旅居新加坡的华侨，我将继续借助新加坡这一东西方交汇平台，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中国核医学之父”王世真——

## 把核放射变成治病救人“金钥匙”

鹿永建 谭元斌

作为世界上最早参与研究放射性核素的科学家之一，“中国核医学之父”王世真是亚洲核医学领域的领跑者。在他的引领下，中国核医学综合实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负责人吕瑞花介绍，作为曾经旅日、旅美的归侨科学家，王世真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领导合成近200种放射性药物及生物医学所需的示踪剂，创建和推广多项创新性核医学技术，产出大量原创性研究成果。

## 开创中国核医学事业

在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世真的“核世界”里，放射性不再是危及人类生命的代名词，而是一把济世救人的“金钥匙”。

1951年，王世真冲破重重阻碍回国，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由于他执意回国，夫人在美国遭到软禁，后来辗转从芬兰坐船回国与他团聚。那时，王世真在核医学专业领域已才华初露。两年间，他与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王世真一直忘我地投身于中国核医学事业。

同位素技术是核医学的核心内容，创办同位素应用训练班是中国核医学发展的第一步。1956年至1957年，在王世真创办的同位素应用训练班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研制出中国第一批放射性标记物，完成了中国第一批显影实验，培养了

中国第一批核医学研究专业人员。

之后，王世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首次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在他的积极引领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建设，目前中国县级以上医院普遍设立核医学科，总体规模达几千家，拥有数千台大型核医学设备、300多台国际顶尖的PET设备、逾万名资深技术专家。

## 首次合成多个特效药

中国首次合成杀虫剂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首次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都有王世真的功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学位的王世真在著名化学家袁翰青的推荐下，来到贵阳医学院任教。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王世真加入了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一批爱国专家组成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担任化学组主任。

那时，中国抗日军队卫生条件极差，时刻受到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的威胁。王世真经留学德国的哥哥介绍，掌握了德国军队使用的新杀虫剂DDT的化学结构后，马上动手合成，不久即向抗日军队提供了DDT杀虫剂，成为中国首位成功合成DDT杀虫剂的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俗称“痲病”的肺结核属不治之症，上百万人的生命面临死亡威胁。1951年，从美国回国后不久，王世真又在中国首次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使肺结核在中国从此不再意味着死亡。直到

现在，雷米封仍然是中国治疗肺结核的首选药之一。

## 爱国心代代相传

王世真的母亲林剑言是他人生道路的引领者。

“她的一生非常有志气，非常上进。”谈起母亲，王世真曾动情地说。

王世真出生于日本千叶，两岁时随留学回国的母亲回到家乡福州市。王世真的高祖是清朝进士，祖父是状元，母亲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她经历过乱世，所以她对新中国很有感情。她的爱国心是留给后代最珍贵的礼物。”谈及母亲时，王世真曾这样说。回国前，面对国外的优厚条件，他告诉上司：“中国需要我回国。我在这里，只等于‘N+1’，就是许多教授里多我一个，多出几篇论文而已。我要回国，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在母亲快满80岁的时候，王世真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她自己不能来看她。林剑言当时病重，已经半边瘫痪，仍在病床上口述《八十留言》诗寄予王世真：“秋风袅袅气常清，秋月高高别有情；八十年间看万变，酬将妙句钱余生。”王世真收到信后，随即写信告诉妹妹：“母便归去儿莫痛，依然留取是丹心。”

80多岁高龄时，王世真仍坚持带博士生，称他们为“孙子辈”的学生。王世真先后直接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40余人。

2016年，王世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家属将其遗体捐献，王世真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第1230位遗体捐献者。



琼海：春来湿地美如画

侨乡新貌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福田村一片湿地成了各种鸟类家禽和黄牛乐园。白鹭和各种水鸟在湿地觅食，黄牛在草地上低头啃草，鸭子在水面上游弋，构

成春日生机勃勃的生态美景。上图：一群白鹭在湿地里飞翔觅食。

下图：一群白鹭在湿地里觅食，几只黄牛在小憩。蒙钟德摄（人民视觉）

